

第三种升迁



第三种升迁

立场中立、不站队、不跟人、上面没有关系、不被推荐、不在考核范围、加官进爵无望之人在官场派系平衡利益的博弈中意外晋级。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第三种升迁



公安局长

七天◎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三种升迁 / 七天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0

ISBN 978-7-222-06242-9

I. 第… II. 七…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10276 号

第三种升迁

作 者: 七 天

责任编辑: 朱海涛

特约策划: 李 强

执案编辑: 李明佳

封面设计: 灵拓传媒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政编码: 650034

网 址: <http://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787×1092mm 1/16

印 张: 18

字 数: 32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2 月第 1 版

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06242-9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上 卷

- 第 一 章 // 出任公安局长 / 2
第 二 章 // 举报人的离奇死亡 / 26
第 三 章 // 北湖街派出所事件 / 46
第 四 章 // 收购清水钢铁厂 / 65
第 五 章 // 阳光下的英雄与宵小 / 78
第 六 章 // 秘密调查曙光微露 / 101
第 七 章 // 开业典礼其实是一场政治秀 / 122
第 八 章 // 李省长来清水调研 / 136

下 卷

- 第 九 章 // 钟鸣的四面楚歌 / 156
第 十 章 // 刑警大队长贺顺被袭 / 181
第十一章 // 敲山震虎 / 200
第十二章 // 双方的步步紧逼 / 216
第十三章 // 李有成的最后反击 / 233
第十四章 // 大势已去忙出逃 / 245
第十五章 // 多行不义必自毙 / 255
尾 声 // 274

第一章 出任公安局长

钟鸣在清水市公安局长位置的竞争中成了一匹黑马，出人意料地被扶正当上了公安局的一把手，他一边探寻着自己当上局长背后的玄妙，一边要面对出任公安局长后的工作：民警被人事局长家的亲戚打了、市政府被工人围堵……

—

二〇〇九年，一个春天的晚上，在清水市公安局副局长钟鸣的家里，钟副局长的夫人李琳躺在沙发上用遥控器不停地换着台，她看上去明显有些心神不宁，因为丈夫钟鸣在书房里已经有一个多小时没有出来了。

一个多小时之前市委副书记刘子寒打来电话找他，他进了书房接电话到现在就没有出来。李琳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她想拿起客厅的电话听一下电话是不是打完了，但终究没这么做，因为自从嫁给钟鸣开始，她就习惯不过问钟鸣工作上的事。但直觉告诉她，肯定有什么大事，不然的话，市里分管组织人事的刘副书记不会打电话给钟鸣，自己丈夫毕竟只是市里一个局的副局长，而且钟鸣素来和刘副书记私下里没有往来。为什么会打电话到家里来呢？而且丈夫居然进了书房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出来，李琳百思不得其解。

看着紧闭的书房门，李琳叹了口气，继续无聊地换着电视频道。她不知这事是福还是祸，除了儿子，丈夫就是她的全部了。

刘副书记的电话只讲了几分钟，但带来的冲击却让钟鸣难以平静，所以他关上灯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刘副书记到底在电话里讲了什么，让这个

能够指挥成百上千的公安局副局长陷入深思之中呢？

这个电话既是暗示，也是表态，更是向钟鸣发出一种政治上的信号。当然，作为市里的第三把手，刘子寒是绝不会毫无原因地打这样的电话到一个局的副局长家里来的，除非这个副局长是他线上的人，或者这个副局长后面有着以刘子寒的身份仍然需要巴结的力量。接过电话之后，钟鸣显然明白了刘副书记打电话来的目的，能当一个市公安局副局长，他不是笨人，也不会不懂得官场上的一些规则，所以他在电话里也很含蓄地向刘副书记表示了感谢，可他知道这种表态绝不是口头上说说就行的，而是要体现在他上任后对刘副书记指示执行的具体行动中。钟鸣并不因为如何应对刘副书记而深度思考，真正令他陷入深度思考的原因是市委把公安局长的人选给定了下来，而这个人就是钟鸣他本人。

清水市公安局下面有六个分局，民警有近三千人，当公安局长可以说是位高权重，但在许多县级干部中却把这个位置视为畏途。因为公安局这个家不好当，近三千民警占了市里公务员的一半编制，清水市虽说财政还好，但市长也不敢把公安局的经费全包了，那是一个无底洞呀！再说，公安局三千号民警谁手里都有点不大不小的权，有权的人多了，犯错误的也就多了，难保不出事，三千号人你局长就是看也看不过来。这些原因，对有些干部来说都不成问题，人家能当我也能当，但他却不得不考虑另外一个政治上的原因，那就是从历史上来看，当公安局长在政治上是没有后劲的，论级别，比法院、检察院低半格，能够从公安局长提为副市长的在清水市近十几年历史上是没有的，在全省也是凤毛麟角。原因有两个，一是公安局长特别得罪人，权大了，求的人就多了，拿个照，少罚点款倒不是大事，要有什么公子哥犯了事可就让公安局长头疼了。抓，得罪了不能得罪的人；不抓，有那和你过不去的人等着写举报信。二是公安局长这个职位没有融入经济建设的主流，提副市长的话比不过县区里的一方诸侯和财税、经济方面的局长。提党内职务吧，那比不上干人事、纪检方面出来的。唯一的去路就是政法委书记这个位置，可那是要进常委的，从清水市的历史上看，那是不可能的。干部可以去穷单位，事多的单位，但绝不愿去政治上没后路的单位。

不过，话说回来，也不是就没人愿当公安局长，那些仕途上没什么后劲，一直在统计之类小局当局长的要换他到公安局这样的大局可就是求之不得的事，更不要说一些政法系统里的副职了，公安局长的位置含金量可

是很高的。

对市委、市政府来说，公安局长是个很重要的岗位。旧社会的县长出门只带两个人，一个税务局长，一个警察局长。税务收钱，警察维护县长的统治。这就是说把政府的机构简化到最后也简化不掉警察。虽然公安局在社会治安平稳时期的重要性越来越下降，但市委一班人对公安局长的人选也不敢掉以轻心。

钟鸣对这个现象看得很透，他之所以从来没有把自己向正职上想，还有深层次的原因。清水市同南方有些城市一样，在政坛上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派系，从解放军打进城那会儿开始，就有了南下派和本地派之分。

南下的就是那些从解放军部队转到地方上来的，有许多是北方人，在南方的城市里自然叫他们南下派。同样在省里面也一样，那时候的政治气氛不适宜结党营私，但相互之间办事比其他人多少也要容易点儿，久之，私下里也就传开了。按道理这都几十年过去了，已经从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年代，南下派大多数应该都去见他们信仰已久的马克思去了，还哪儿来的南下派呢？可人与动物不同，动物只知道教后代捕食的技能，相比之下，人还会为后代铺路。就算老革命家们当初没对子孙有多大的想法，最先也就是安排儿子女儿到革命部队里去锻炼锻炼，可这个群体里总有那么一些在革命熔炉里锻炼出能力，体会到权力好处的佼佼者出现。他们在有意无意间就将父辈的革命事业承继了下来，成为新一代的南下派。他们在叔伯阿姨的关怀下不断在政治上成长，这种战斗友谊也传到他们这一辈中间，形成了一股新的力量。当然，他们中间也包括后来收编进去的一些原本只是老干部的秘书、警卫员等人而后来在老干部关怀下茁壮成长的一批人，作为回报和需要，自然也进入了这个相互关怀的圈子。同样，也有一些南下干部的子弟们因为种种原因离开了这个政治圈子，在别的战线上为伟大的祖国效力。

本地派是一个含糊的概念。在以前是相对于南下派形成的，而在今时是相对于省里派下来的干部形成的。在如今的权力体系里，实力最强的也就是省里下来的，不用说，最大的官就是省里派下来的，书记、市长都是省里来的。而本地的干部则大多为副职和县里升迁上来的，对于他们来说，一方面要团结中层，一方面要勤跑省里，有朝一日，他们被放到外市做正职的时候，在那个地方，他也成了省里派了。而南下派的后裔就上下穿梭，时而是省里派，时而是本地派，再加上一个现在部队转业派，整个

清水市的干部就成了几个相互交叉的圈子，有的人如鱼得水，有的人暂时失意，有的人被淘汰出圈子，还有的人是一直在圈子之外，这后两类人一般都没多大建树，官至副县已足以，到老用让位给年轻人的条件捐个正县待遇安享晚年。

钟鸣觉得自己就是这后面一种人，他从来就很刻意地把自己放在这些圈子之外，对他来说，官至副局长已经是个异数了。记得当年他当上派出所长，他都怀疑自己是不是运气太好了，从那之后，他就把自己当官看得跟玩似的，在哪一级别停了下来都值了，犯不着为升个半级要搭哪条线，进哪个圈子。刚开始，知道他脾气的同学都相信他不爱当官，可当了分局长之后，谁也就不信了。钟鸣一开始还解释，后来觉得自己的解释有点像隔壁王二不曾偷一样，就不再解释了，但他始终有一想法，到哪级把哪级的事干了，就是走了，也干净，所以倒也是算兢兢业业。到了副局长的位置后，接触面更大了，他也越明白官场了，觉得如果自己再在官场上走下去，比当年当片儿警还劳心，自己也就给自己画了个句号。他心里这么想的可没表露出来，一是不想让下属发觉，在公安系统作风紧张了一辈子，不能在给人家说腾位子上松了劲儿，二是不愿让当年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秦老爷子伤心，老爷子当年在现在钟鸣所在的位置上把他从民警扶成了所长，一心希望自己在公安系统能成个人物，千万不能让他知道自己松了劲儿。所以有的时候，圈子的门某个时候打开了，某个人向他招手，他也顾左右而言他，游离在圈子之外，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业务干部，永远在政治上少了那根弦，所以地下组织部长们从来就没把钟鸣编排升迁到一把手的位置上来。

刘副书记在电话里隐约透露出市委已经把钟鸣作为公安局一把手的消息透露后，淡淡地谈起他作为分管组织的副书记是怎样考核钟鸣的。话简短而精要，留给钟鸣的是严肃的思考，因为，市委副书记的话不是儿戏，看来他出任一把手已成事实，另外，刘副书记所代表的圈子也在向他招手。

为什么选自己做公安局一把手，钟鸣百思不得其解，而他现在却不能打电话找任何人打听，因为市委常委的那个圈子他谁也搭不上话，向其他人贸然问会留下个打听常委会机密的话柄，再说刚开过会有几个人会知道。钟鸣还来不及想自己如何去管这么一个大局，他正急切地想是什么原因导致市委作出让他当公安局一把手的决定的，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当

上一把手之后，钟鸣知道自己再也不能游离在各个圈子之外了，因为一旦某个圈子为你争取了这个权力，那你所拥有的权力就必须为这个圈子服务。旁人都是在得到位置之前就知道是谁帮自己的，日后回报也有方向，而钟鸣却什么都不知道，他能不思索吗？

钟鸣终于进房睡觉了，这时已经夜里一点多了，李琳想了半天放心不下还是背着身子问了句：“怎么了？”钟鸣躺在床上叹了口气，然后缓缓地说：“没事，可能职务要调整，也许以后我会更忙的。”李琳没有再问下去，她已经习惯丈夫在说工作上的事很含蓄，但她能感觉到自己丈夫对将来发生的事没有多少信心，这是很少见的，通常他都不会为职务变动上的事而烦恼，这次是为什么呢？这一夜，李琳没睡好，钟鸣也翻来覆去。

二

清水市公安局十层高的大楼坐落在清水市最繁华的延安路上，虽然现在周围的大楼基本上都比公安局的大楼高，但公安局十年前盖的大楼居于其中却毫不逊色，深灰色的基调庄重而沉稳，暗蕴着公安机关是社会稳定的基石。

钟鸣每天都要从门楼上的警徽下穿过，过门的一瞬，他会习惯性地朝门口的保安露一下笑脸，虽然他不一定知道值班的保安叫什么名字。但今天，钟鸣却远远地停下脚步，从稍远的地方打量着他在里面工作了三年多的这栋大楼，看看警徽，看看楼顶飘扬的国旗，看看走进大楼的那些人的背影，钟鸣的脸色愈发凝重起来。

“钟局长，看什么呢？”一个声音从背后响起。钟鸣回头一看，原来是刑警支队的侦查员王磊，以前自己在城北分局当分局长的時候他也在城北分局，于是便笑着说：“哦，我在看楼顶刚才停的那只鸟。”王磊抬头看看楼顶后说：“早飞了吧！领导早上吃了吗？没吃的话，给我个机会。”钟鸣笑着摆摆手说：“吃了，在家吃的。”王磊笑着说：“那我没机会了，我自己吃去了。”说完转身走了。

看着王磊把手插在牛仔裤屁股后面口袋里走路的背影，钟鸣摇了摇头，刑警不好管呀，管紧了不行，不管也不行。钟鸣当分局长的时候就被刑警队弄头疼过几次，到了市局幸亏分管了治安，但往后又不行了，不说

刑警，什么警种自己说不定都要操心。

在钟鸣打量大楼的时候，五楼一间窗户后面的一双眼睛正看着他。他是钟鸣隔壁办公室的黄江北副局长，他是分管刑侦的副局长，比钟鸣就任副局长还早几年，是从刑警支队支队长位子上来的，是小道消息中接任一把手的热门人选。黄江北副局长此刻的心情无比复杂，昨晚差不多在钟鸣接到电话的时候，他也接到一位领导打来的电话，内容也是公安局一把手人选的事，黄局长听完之后表示了感谢，虽然这位领导在电话里没说原因，但他知道这位领导尽了力，而自己以后的仕途还要对他有所依靠。但这次的失败也让他知道自己的手还必须再往上够，够到一个能够说话一锤定音的人，而他现在看着钟鸣就怎么也弄不明白，钟鸣是怎么够上的？这条线一定要想办法摸清，到底是谁在常委会上替他说话的！这也关系到自己的下一步走向。如果钟鸣的后台够硬，他就得想办法出公安到别的地方。如果后台不硬……想到这里，黄江北脸上浮出了古怪的笑容。

从大门到办公室，短短的距离，钟鸣就觉得不对劲了，好几个人看他的眼光都与往常不一样。看来，这年头什么密都难保，特别是人事方面的，看来自己以后在人事任命方面一定要加强纪律。一边想着，钟鸣一边就走进了办公室。

钟鸣的办公室布置得很简单，一张老板桌，上面放了一台电脑，两部电话，一部是外线，一部是保密的内线电话。老板椅后面是一排书柜，里面排满了书。钟鸣不像别的领导把书用来做摆设，他是一个喜欢看书的人，每当自己的心情静不下来的时候，钟鸣就会翻开书，在书里面找一点宁静。钟鸣书看的很杂，几乎什么书都看，但他却很少记书里面的内容，也许刚合上书，他就忘了书的主人公是谁，他享受的是看书的过程。过了四十以后，钟鸣就开始学会忘记，二十多年的从警生涯，他脑海里的东西太多，虽然没有什么使他的良心受到责备的，但毕竟有许多是他不愿想起的事。

现在的钟鸣渴望着一种单纯而宁静的生活，能够不再让身上的这身警服把自己包裹得像一个永不停止的机器。四十以后，若能不为这一生后悔，那就该让自己的心退休，去尽情品尝人生中尚未来得及品尝的东西。但钟鸣一直把这种想法隐藏在心底，因为一个四十几岁的公安局副局长还不能够说抽身而出就抽身而出，作为一名党的干部，往往在某些层面上，他不仅仅是他本人可以支配自己，而且还以某种契约形式把对自己的支配

权交给了组织。钟鸣的想法在有些人眼里可能是颓废的，是消极的，钟鸣虽不想把谋求一种政治上的辉煌作为自己人生成功的考证，但他从不愿自己成为一个别人眼中消极的党员干部，颓废的人民警察。所以他的想法一直以来都是想法，他并没有因为谋求任何人对他这种想法持肯定的态度而将它暴露出来，在别人的眼里他一直是一个工作勤恳，业务精通的领导，而现在看来，钟鸣必须把自己的想法埋藏得更深一点，因为他未来的担子会很重。想到这里，钟鸣不由得苦笑了起来，不知是该为自己高兴还是该为自己懊恼。正在这时，桌上的内线电话响了起来。

一个即将卸任的公安局长和即将接任的公安局长正在面对面而坐，四目相接，都是笑容满面。杨业成当了这么多年的干部却始终没有弄清对面这个即将接自己位子的钟鸣到底在想什么，即使今天，他本来以为能够在钟鸣脸上找出一种刻意装出来的谦虚，或者努力掩饰的得意，或者一丝丝感激，可他却什么也找不到，他的目光一直看过去，却没有一点反射，一直看到底，直到自己探索的目光消逝，都没带回来一点讯息。

“钟鸣啊，找你来什么意思你大概知道吧？”杨业成依旧笑容满面地说。

“杨局长，我能知道什么事呀，早上我刚上班，是不是昨天又发生什么大案件了？”钟鸣不愿让杨局长知道自己已经知道局长人选的事，所以没有说出来，等着杨先说出来。

杨业成作为要走的人了，也犯不着兜上几个圈子，和后任保持好关系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在公安局里还有一些人一些事他是要托付的，所以杨局长很直接地说：“钟鸣，我岁数大了，在公安局干下去也不适合了，市委准备安排我去人大，关于我走后谁来主持公安局的工作，在几个副局长当中，我推荐了你，组织部门也进行了考察，考察结果我也不太清楚。今天上午，市委组织部要找你谈话，待会儿你就去吧，回来把结果告诉我。”

杨局长本来以为今天会是一次简短的能交心的谈话，他就可以把一些希望钟鸣知道的事漏点儿口风给钟鸣，可他却发现自己面前的钟鸣像一口深不见底的水井，于是他也就把话含蓄了起来。还没有交接，这新老局长的隔阂就不知不觉地出现了，但钟鸣却一无所知，不知道今天因为自己没有向老局长交心，让老局长对自己有了想法，为自己以后带来了一些麻烦。

钟鸣的小车驶出公安局的大门汇入车流中，这次市委大院之行将揭开

钟鸣警察生涯一个新的篇章，车上的钟鸣将如何把公安局像车一样驾驶好，在改革开放的潮流中一直前进呢？

三

一个星期之后，在市公安局六楼的小会议室里，市委刘副书记和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李建国代表清水市市委、市政府宣布了关于免去杨业成同志清水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公安局长的决定和决定任命钟鸣同志任清水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公安局长的通知。刘副书记代表市委高度评价了杨业成在担任公安局长期间的工作，同时希望公安局现任的党委成员能够从大局出发，支持钟鸣同志的工作，搞好团结。过后，杨业成做了简短的讲话，表示服从市委的决定，愿意服从组织上的安排，同时也表示了对钟鸣同志的期望。钟鸣随后也作了表态性的发言，先是表示对组织上给予的信任表示感谢，然后高度评价了杨业成的工作，表示将继续向他学习，最后表示将在同志的帮助下搞好公安局的工作，全力维护清水市的社会政治大局稳定，为清水市的经济建设做好服务，不辜负组织上对他的厚望。

杨业成和钟鸣说完后，刘副书记将目光移向黄江北等几位副局长以及局纪委书记和政治部主任。虽然黄江北心里不是滋味，但还是带头表态坚决拥护市委的决定，表示要在钟鸣局长的领导下，搞好团结，干好工作。

刘副书记上车前，意味深长地拍拍送行的钟鸣说：“小钟，好好干，我不会看错你的，有什么困难就找我说。”李部长也在边上陪着说：“钟局长，刘书记是很关心你的。”钟鸣当然知道李部长说的关心是指提拔他当局长一事的，聪明的官场人是不需要说许多的。钟鸣笑着说：“那当然，我一定不会辜负刘书记和李部长的关心。”

杨业成关上办公室的门，静静地坐着，细细地打量着办公室里的每一件物品，他在这里办公已经好几年了，这次要离去了，总会有点儿舍不得，他沉浸在回忆当中，最后他的眼光落在了自己的照片上，那张穿着制服的照片。这些年他从没觉得穿制服多神气，甚至不喜欢穿制服，觉得到哪里去都麻烦，可现在他真的留恋这身制服，毕竟，他当了这么多年的公安。看着看着，杨业成不禁眼窝里一热，英雄垂暮呀，房间里顿时一下子寂寥起来。

在另外一间办公室，新任的局长钟鸣也在思考，他在思考如何去当这个一把手。虽然他以前在分局也当过一把手，但是和这个层面的一把手是不一样的，两个职位差的太多，管的人相差十倍都不止。这几天，钟鸣一直都在思考，可今天算是正式宣布了，他出去的身份就正式是一把手了。正在思考的时候，门被人敲响了。

进来的是办公室主任王德，办公室主任是局长的参谋，钟鸣微笑着点点头，示意王主任坐下，王主任似乎和往常不太一样，不再像以前到钟鸣办公室那样随便，似乎有点儿拘谨。钟鸣笑着说：“王主任，你来得正好，我正有点事要和你商量。”然后丢了根烟给了王主任。

钟鸣考虑了一下说：“你准备一下，开个科所队长以上的干部会议，传达一下市委市政府的任职通知，问一下杨局长是否参加，和大家告个别，这个会就请黄局长主持吧，等下你拟个通知给我看一下。好了，你有什么事要说？”王主任问：“杨局长过几天就搬走了，我们准备简单地把里面装修一下再让您搬过去，您有什么要求？另外，你看用不用小杨呢？”钟鸣知道王主任指的小杨是杨业成的秘书，杨业成走了，自己还用不用小杨当秘书？钟鸣思考了一下问：“你下一个问题是不是要问我用哪部车？”王主任笑着点点头。钟鸣若有所思地点点头，然后对王主任说：“我看，先维持现状吧，什么都不变。”王主任合上笔记本说：“那好，我先出去了，钟局长。”

当王德走到门口时，钟鸣说：“等一下，那个，这样吧，杨局长参不参加会，我去问他。”

王德刚出去没多久，电话响了，是政治部主任打来的，提醒钟鸣是不是要开个会，对下面宣布一下，钟鸣没说自己已经安排了：“对，你提醒的对，我叫办公室准备一下。”再然后，电话就开始响个不停，大部分是道贺的，一小部分是请示汇报工作的，钟鸣一个一个应付着，他知道，繁忙的一把手生活开始了。

杨业成刚从悲伤的情绪中恢复过来，电话响了，他一接，原来是钟鸣的，钟鸣客气地问：“局长，你在啊，我有点事想过去向您汇报一下。”杨业成笑着说：“还汇报什么，我在办公室等你。”

“杨局，局里准备过几天开个所队长会，传达一下市委、市政府的决定，想请您去和同志们告个别，再给大家做点指示。”钟鸣很客气也很诚恳地说。杨业成笑着说：“会肯定是要开的，也是组织程序嘛，不过我就

不去了，你就代我向大家告个别吧，说我会想他们的。”无论钟鸣如何劝杨业成，杨业成都婉拒了，其实他是怕自己在那种场合真的有些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最后，钟鸣把话绕到了杨业成还有嘱托的话题上来。杨业成想了想，想说又没说，说了句，反正以后会有事麻烦你的。钟鸣说那好，老领导的指示，我一定照办。

从杨业成房间里出来，钟鸣本想去黄江北那里商量要他主持会议的事，可想了想还是没去，准备放到办公会上再讲。当前最重要的是决定一下领导班子的分工问题和全面了解一下全局的工作，找谁了解，他想到了办公室主任王德。

四

回到办公室，钟鸣想起自己该打个电话了，这个电话也许会解开他心头的疑团，也就是为什么他会当这个公安局的一把手，而不是别人？

拨通了省城的电话，钟鸣憨憨地笑着叫了声老爷子。对面电话里的那位老爷子也笑了，笑着说：“我觉得你要打电话来了。”钟鸣深深叹了口气说：“是呀，老爷子，我每走一步，我都觉着你在后面看着我，我不敢不好好走啊，总觉着怕辜负你老人家啊！”“是不是觉得有些事不清楚啊？”老人在电话里一针见血。钟鸣笑着说：“是啊，还是你算得准啊！”老人笑着说：“那你就哪天过来吧，上家里吃顿饭！”钟鸣说：“那好，你可得找瓶好酒出来啊，好歹我现在也是个一把手了。”“臭小子。”老人在笑骂中挂了电话。

接到钟局长的电话，办公室主任王德丝毫没觉得紧张，他早就准备好等着“召见”了，领导会问什么，他怎么回答，哪些该说，哪些又不该说，他早就想得滴水不漏了。大凡新官上任，找下属商量事的，第一个召见的一般只有两个，一个是“财务大臣”，一个就是办公室主任了。有时候就这么奇怪，明明给他配了几个副手让他有什么事情时可以商量着办，他却偏不，偏要找下属，也许这职位相近了，事情也就不那么好商量了。再说，做下属的，总有什么事求着你，即便你说错了什么，他提反对意见也是非常委婉的，哪个人不愿听点顺耳的，忠臣不好当，喜欢提意见的

忠臣更不好当，也没人愿当。

“办公室主任不是人当的，当好办公室主任不是人。”这句流传的话倒是说出了点办公室主任的难当，王德现在在办公室算是有点儿得心应手，但还是每天战战兢兢，毕竟每天围着几个领导转，难免有点什么事不满意的地方，假若再碰上领导之间搞暗战的话，自己难免会中枪子吃亏，所以话要少讲，心要多想，事别多做，这事做多了也难免出错。王主任虽然这几天在下属面前脸上波澜不惊的，但心里还是想了很多，烟比平时明显抽的多了。他不怕钟鸣不用他当办公室主任，但怕钟鸣把他从办公室主任的位子上挪到其他不重要的科室去当个头，那就没意思了。原本指望杨业成把他放个外任到哪个分局当个一把手，没想到杨业成还没来得及安排就去人大了。钟鸣当一把手了，王德自问自己以前在钟鸣当副局长的时候没有什么地方得罪过，也没轻视过，但他知道钟鸣和杨业成不是一条线上的，所以他一定要想办法让钟鸣不要把自己划到杨业成的线上去。

晚上，钟鸣家的书房里烟雾缭绕，钟鸣和王德两个人正在交谈。王德一边汇报一边很奇怪，钟鸣怎么不在笔记本上记，只是脸上毫无表情地在听，王德也就没有汇报的积极性了，看来自己准备的东西并不合一把手的胃口。于是王德也合上手里的笔记本说：“钟局，你看，要不这样，你来问我吧，其实局里的事你也清楚。”钟鸣点点头说：“其实我一直在听，我在听你对全局的事情究竟清楚多少，我想你作为办公室主任，应该比我当副局长时候知道的事情多，如果还没我知道的事情多的话，办公室主任就没当到位。”王德这才明白钟鸣的心思，幸亏自己准备的还比较充分，看来以前当副局长时不太爱管事的钟鸣不是那么含糊。

钟鸣接着问：“你说说我应该有哪些急事要处理，又有哪些事是不该管的。”王德继续点了根烟很谨慎地说了句开场白：“那我说说，可能有什么没考虑到的，想到了再说。”

钟鸣点点头。

“首先，应该调整一下你们领导的分工，你现在是一把手了，分工肯定要调整，另外市里各大局你都要去拜访一下，比如财政、人事等等，我们和他们的关系不是太好，我们局好多事压在人家手里了，借你刚上任，串一下，也许会好点儿。另外，底下各个单位你要出去走一下，放点风，稳定一下下面，你们领导调整，底下可是人心惶惶，特别是几个分局，不稳定下来，会影响好几个人的工作。听到这里，钟鸣点点头。另外，厅里

面还要去拜访一下，这边杨局长走了，局里至少要摆一桌送一下，再买点纪念品。”钟鸣点点头说：“那你看买多少钱的比较合适，我以前不批条，不太清楚。”“这不能小气，可能要这个数。”王德说着伸出一个巴掌。钟鸣一皱眉问：“五千？”王德说：“这还是算少的，要是他提出到欧洲去一趟，你不是得花几万？”钟鸣点点头觉得也是，自己是破不了这个俗的，只好说：“就这么办吧，买的话先问问他需要什么。”

突然，钟鸣的手机响了，他一看，原来是城中分局局长李卫东的电话，他刚一接，李卫东就着急地说：“领导，有个案件向你汇报一下。”钟鸣听得有点不高兴：“什么案件？今天不是黄局长值班吗？”“黄局长说了，这事要我直接向您汇报，刚才我们分局的一个民警让人给打了……”听完李卫东的汇报，钟鸣脸色凝重起来，怪不得黄江北把这个皮球踢给了自己，甚至都不打电话来和自己商量，还躲得远远的。王德在边上听明白了，城中分局一个民警在巡逻的时候被一个醉汉打了，警服都被撕坏了。现在麻烦的不是凶手抓不到，对民警没得交代；麻烦的是凶手抓到了，可是凶手是市人事局杜局长爱人的娘家侄子，杜局长的老婆正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在李卫东办公室里哭。钟鸣想了想说：“这样，你负责把受伤的民警安顿好，打人的凶手不要放，先约束着。”

看钟鸣挂了电话，王德脸色也沉重地说：“这事不好办，如果不把凶手关起来，你是新上任的局长，难免会失去民心。把凶手关了，就得罪了人事局，我们还有一百多个非领导职务指标压在他们那里没给我们批。

没等钟鸣说话，钟鸣的手机又响了，他一看，是市里面一位领导的号码。

五

是市委刘副书记的电话，他是为杜局长的侄子说情的，有水平的领导说话都是很圆滑的，既要钟鸣依法办事，也不忘暗示他打这个电话的目的。而下属的本事就体现在这儿，有的是装聋作哑；有的就义无反顾地按领导意思办了，真出了事还得自己担着；本事最大的就是既按领导的意思把事办了自己也不承担多少责任，那就是一种境界了，钟鸣有这个修炼吗？

刘副书记结束了和钟鸣的通话，把电话放在茶几上，等着电话再打进